

# 宁有故人，可以相忘<sup>\*</sup>

李秋沅

2009-01

## (一)

木棉岛上的林家园已荒了许久。

林家园与外公的老屋仅一墙之隔，园内枝藤蔓布，荒草离离。

“林家园主人是位将军。”外公如是说。夏夜里，他摇着蒲扇，躺在竹摇椅上纳凉，我紧挨着他，睁大眼，期望他能继续往下说林家园的故事，可他只长叹一声，话音戛然而止。在如此的夏夜里，我曾听他说过莫家大院，说过李家庭院，说过许许多多木棉岛上那在时光中渐行渐远的往事。往事如烟，已被时光抽去了骨血，寄生在外公的唇齿间。外公的言语在

---

<sup>\*</sup>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120715022030/http://www.zh61wx.com/Article/Class1/10935.html>

如水月色中游走，却绕开了林家园。

外公身边有一本英文版的西洋老歌集子，是自他青年时代留学英国就带在身边的《The 101 best songs》，外公喜欢吟唱其中的《Auld Lang Syne》（《友谊地久天长》）：

“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,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?.....”

唱罢英文，外公随即用中文重复一遍：

“宁有故人，可以相忘，曾不中心卷藏？宁有故人，可以相忘，曾不睽怀畴曩？我尝与子乘兴翱翔，采菊白云之乡。载驰载驱，徵逐踉跄，怎不依依既往？我尝与子荡桨横塘，清流浩浩汤汤，永朝永夕，容与徜徉，怎不依依既往？”

“外公，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的中文歌词不是这

样的。”我纠正，“应该是‘怎能相忘，旧日朋友……’”

“我唱的，是林家园的林太太所译。译文讲究‘信达雅’，林太太的译词，才算是好的。”外公若有所思、若有所失。

我曾壮着胆子翻过林家园攀满爬山虎的院墙，小心翼翼地在离离荒草中寻一条落脚之道，走近林家宅院。宅门紧闭，破败不堪，中间朽败露出一个大缝。钻过缝，我闯进林家无主的大屋。屋内弥漫着一股腐朽之气，尘土在透隙而入的光柱中飞扬，局促不安。四周静谧，大屋无语静默着，我陷入了恍惚之中，时间止步，我的思维仿佛也被寂静所凝固。好一会儿，我才回过神来，大喘着气逃离林家园。

“林家的主人呢，怎么不回来？”我问外公。

外公静默不语，神色萧肃。

外公的书房墙上挂着好几幅小幅油画。画有年头了，画上的色彩似被时光罩上了一层灰蒙蒙的纱，画中的景物模糊不清。大扫除时，母亲曾想取下好好清洗清洗。

“别碰那些画，别碰！”外公慌忙阻止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是外行。弄不好会毁了画的。画的主人会回来的，就快回来了……”
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，林家园内，草木枯荣，林家的主人没回来，画的主人亦不见踪影。外公活到了八十岁，一天天颓败下去。终于有一天，他老得说不出话来。我为他整理衣物时，在箱子的底层发现了一个漆木小匣子。

“SHUANG CHOU”。木匣上铭刻着这几个字母。外公瞪着我看，张大嘴，却什么也说不

出。叹了口气，闭上眼。

外公离去那天，天出奇的冷。外公去世后，我同父母搬出了老屋。在我们离开老屋的那一刹那，厅堂瓷砖突然开裂。

## （二）

我将原本挂在外公书房里的油画挂在新居厅堂里。我曾以为自己再也不会想起外公老屋的人与事。可事实上，我似乎从未离开老屋。在我的梦境中，老屋时常屹立其中。外公留下的匣子里，有一沓纸边已泛黄的西洋曲译稿，有一柄镌刻着“林实”名字的短剑，还有几幅与厅堂里所挂油画风格类似的老画.. ....

“林实是谁？”我摩挲着短剑问母亲。

“就是林家园主人啊。”母亲回答，“外公连这都没告诉你？那柄短剑，应该就是你外公常提起的国民党‘军魂剑’。林实可是一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

。”

“外公似乎与林家渊源极深？”

“林家与外公施家原本就是世交，林实与外公从小一起玩大的。林实娶的太太，恰巧又是外公在英国的校友。与林家的这层关系，后来你外公可没少受罪。”

我缠着母亲告诉我林家园的故事，母亲为难地摇摇头，“外公解放后就离开木棉岛，多年辗转颠簸。我六岁随你外公离开，现在才回来，对木棉岛，对林家园并无多深印象。”

我始终无法将匣中这些东西理出一个头序来。它们真实地存在着。在它们的存在之下，埋藏着我所不知的故事。

木棉岛上，莫家园林宏伟气派，依山伴海，蔚为壮观；李家花园，纤巧典雅，为民国才女李士奇故居；苏家长廊小筑，中西合璧……林家园是一处被忽略的风景，淹没于林林总总的建筑之中。倘

若真如外公所言，林家园住过一位将军，怎又默默无闻无人所知？

偌大的林家园，面朝大海屹立山头。沉默不语，独自凋零。

从老屋搬出后，家人将外公的老屋租给了木棉岛上艺术学校的学生们。大学生们时常放着摇滚，在院子里习画立雕塑。每月一次，父母差我去收房租。我也乐得与那些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大学生们厮混。我喜欢看他们捏泥塑、画油画。混熟了，好客的母亲答应我的请求，邀他们到家中做客。

张诚，一位学油画的学生被厅堂里外公留下的画所吸引。

“这原是挂在老屋的画，应该是幅很老很老的油画了。”母亲无意地说。

“谁画的？”其他人全都好奇地凑过来。

“不知道。别人给外公的。外公认识一位将军！”  
我开始吹牛。

“仔细看看，画作者肯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上留记号的。”张诚凑近画，细细找寻，“诺，在这里，”他指了指画布的左下角，“签名几乎被背景的色彩盖过去了，‘SHUANG CHOU 1930’

“SHUANG CHOU？这应该是位中国画家的音译名。”张诚簇了簇眉，摇了摇头，“不认识。”他的眼舍不得离开画，“此画雅致大气，应该是出自名家之手吧。油画作于1930年，画者应该是中国油画界的先驱人物了，李为夫、徐悲鸿、卫天霖、颜文梁、庞熏琴、刘海粟、洪瑞麟、常书鸿、吴作人、潘玉良、林风眠、丁衍庸、冯钢白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将百年来国内油画大家一一数过，“SHUANG CHOU，是谁呢？”

过了几天，张诚的老师，艺校名声在外的油画家唐岳教授闻风亲自过来看画。



“这画，在西方印象派基础上融入了中国浅绛山水画的特点，减少色相的种类，降低色彩的饱和度，提高明度，柔和清新。作画之人，西洋画功底深厚，同时，深谙中国山水画精髓。”唐岳簇眉沉思，“‘SHUANG CHOU’，难道这是周裳的画？前几年，美国西雅图美术馆曾向我打听过这人。他们说，他们正为中国人周裳举办画展，收集的画作还不太齐整，少了他某些年段的作品。木棉岛上的人与物是他的画作中频繁出现的主题。他们期望从中国同行那里得到周裳更多的信息。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起‘周裳’的名字。在此之前，周裳在国内，完全不为人所知。”

大家一听，好奇不已。父亲拿出了上好的铁观音茶，亲自为大家泡茶。茶香四溢间，唐岳启开话匣：

“周裳的父亲是一位热心新教育的人，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国民革命，与国民党权贵王廷凯更是好朋友。周裳就是王廷凯的教子。周裳自小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，18岁赴英国留学，1928年毕业于

英国皇家美术学院。1938 年与王廷凯的孙女结婚，活跃于英美美术界，1948 年，在他的事业最盛之际，他突然宣布与王氏离婚。随后悄然淡出名利圈，1970 年，周裳去世时，未留下任何子女，也几乎未留下任何照片、文字等个人资料。一位天才画家就此陨落，悄无声息。”

周裳的画，怎么会到了林家园，最后又到了外公手中？张诚与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### （三）

周裳的画再次勾起了我对林家园的好奇。我上网搜“林实”的名字，在网上出现的 189 条记录中，与“将军”挂钩的仅有 10 条。其中仅有一条简单的记录吸引了我：“林实，1900 年生，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，抗战期间，因屡立战功，升任国民党陆军中将。抗战胜利后，遭蒋介石猜忌，借腿疾之故带职在木棉岛休养。1948 年 1 月赴重庆任“军事参议院院长”虚职，实被蒋介石软禁，半年后失踪。”

“1948年”，我倒抽一口冷气。我仿佛陷入一个黑暗的迷阵之中，我能感受到出口处曦微的天光，却无法寻得路径。

我疯狂地上网搜寻木棉岛林家园的资料，空白，一片空白。林家园巍然屹立于时光之中，屹立于故人的记忆之中，但是，它却被历史抹杀了，一笔钩销。林家园的失语，宛若外公最后的叹息，令我不安却无能为力。

“您知道林实么……知道林家园……”母亲带我拜访黄老太时，我再一次提起林家园。一有机会，我便向木棉岛上的老人们询问林家园的往事。而我，也渐渐长大，对历史的浓厚兴趣令我选择了历史作为大学专业。

“傻小子，你怎么会对那些旧事感兴趣呢？该死的人都死了，该老的人都老了……林家园？就是据说女主人被人打了三枪的林家园？林家园的太太，可是位风雅人物啊。对了，你外公和她很熟悉啊，都是留英回来的。”八十岁的黄老太，谈起当年

往事，眼眸里忽然焕发神采，“当年，林家园常开 PARTY。那时，我还是十几岁的小姑娘，有一次随父亲前去，林太太宴客，长长的蜡烛插在烛台，高脚玻璃杯斟满了红酒，镀银的刀叉，雪白的四方餐巾.....”

“唉，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，”黄老太太眼神暗淡下来，“林太太最喜欢穿翠色旗袍。我后来再没见过别人把翠色穿得那么服贴。她说起话来，轻声细语，她是真正的淑女。琴技书画俱佳，西文更是出色。我记得，她在宴会上，曾唱过自己翻译的西洋歌曲.....好好地，怎地就被杀了呢。弄不清林太太是军统杀的，还是地下党这边杀的，要不，就是日本人报复林将军。林实虽是国民党高官，却不避嫌，与各路人士交好，因此，似乎很不得老蒋欢心。杀人凶手后来也没找到，此事不了了之。林太太出事后不久，林先生就带着孩子离开林家园了。解放后，因为林先生曾是国民党高官，林家园的事再没人多提.....”她突然噤声，沉默。

(四)

夜里，我久久难以入眠，从阁楼上拿出外公给我的木匣子。

在夜灯下，黑色的漆木匣子泛着清冷的光，翻开匣子，林太太的译稿静静躺在匣子里，

“愿言与子携手相将，陶陶共举壶觞，追怀往日引杯需长，重入当年好梦！往日时光，大好时光，我将酌彼兕觥！往日时光，大好时光，我将酌彼兕觥！”

我倦怠地闭上眼。夕阳中，林家园内在浅风中飘荡的离离荒草；外公凝固在眼中的惆怅；黄老太太欲言又止的无奈一一涌上心头。

梦中，林家园光鲜如昨，满院花开正好，一位身着翠色的女子打开林家园的大门走出，她向我伸出手，“进来吧……”我一踏入园子，园内突然变了颜色，满目苍凉，那绿衣女子倏忽消逝，只听耳边有延绵耳语声，“林家园，林家园……”

林，林，林……”声音由弱转强，忽地尖锐如山顶夜风呼啸。

“铃……”铃声大作，我愣了半天，想确认自己不在梦中。起身一看时间，凌晨四点。是张诚的越洋电话。张诚从木棉岛艺术学院毕业后，便去美国继续深造。

“老兄啊，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正。”我嘟囔着抱怨。

“我实在等不及了，太兴奋了。我身边就是西雅图美术馆的里奥先生，就是主办周裳画展并对他展开研究的美术馆。他们收集了一些周裳的资料。”

“啊！”

“他有位姐姐，叫周晨。周母早丧，周父常年在外，姐姐与他相依为命，感情极其深厚，他们一同在教会学校长大，后又一同出国留学。姐姐回国后，尊父命嫁给了国民党内重要人物林实。1947年1

0月，周晨在林家园遭枪击身亡。1948年，姐夫林实在重庆失踪，年仅8岁的外甥被人刺死在家中。周裳极少对外界提及姐姐一家的惨剧。姐姐去世后，他曾为姐姐画了一幅肖像画，这幅画一直跟随着他直到他离开人世。1948年，周裳与王氏离婚，外界对他这一做法极其不解。王家当时在美国上流社会亦是一极引人瞩目的华人家族，周裳与王氏离异，对他的事业是极大的伤害。之后，周裳似乎一度陷入了抑郁困境，事业一落千丈。他没再婚，亦无子女，1970年孑然一身地在宾州逝世。”

“你，你快把他的资料带传给我看看！”我兴奋的喊。

“我快回去了，到时候我将图片带给你。”

（五）

我几乎可以这么推断：林实一家实际上是遭军统所暗杀。而周裳与王氏的决裂，也直接表达了他对与军统渊源极深的王氏家族的不满。林实一家遇难之

际，正是临解放国共力量较量的关键时期。林实在抗战期间，英勇领导将士抗日，民望甚高，极有可能成为共产党争取的对象

我四处搜寻解放前夕木棉岛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历史资料，期望能从中查得林实与地下组织的联系，但却一无所获。1947-1948年，木棉岛地下组织所属的闽浙赣区城市地下党组织经历了重大冤案“城工部案”的惨痛打击，大批优秀的地下组织骨干成员被错杀，大批的地下组织联络员失去应有的组织联系，地下组织受到重创。而木棉岛，正是此冤案风暴的影响区。

我喟然叹息，如此看来，林家即使与地下组织有所联系，因木棉岛地下组织自身的历史原因，也查无实据了。时光前行，林家园缄默，历史在林实一家的鲜血面前背过身去。

张诚回国，果真带了许多周裳的画作像片过来。周裳画笔下的林家园与我所见的林家园是多么的不同啊，园内繁花似锦，阳光融融，林家园的木棉树上



，鲜红的木棉花朵朵傲立枝头……画中的周晨神情安详、眼眸温和，身着一袭白衣，静静地透过重重时光注视着我。时光止步，故人故园在周裳的画作中终于寻到了不受打扰的庇护所，获得了永恒的安宁。

1998年木棉岛遭遇了特大台风。名为“FRAGRANT”（芬芳）的台风却一点也不温柔，年久失修的林家园主楼坍塌了一角。政府将它定为危房，在它的院门外竖起一个醒目的警示牌：“危楼，注意安全！”

在外公的老屋租住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，续租者由众渐寡。与林家园仅一墙之隔的老屋在外公去世之后，衰老的速度惊人。在一个风雨之夜，老屋的破漏终于令最后一位租房的学生忍无可忍，无奈弃离。

林家园、老屋、林实、周裳、周晨、外公……那些人，那些事，渐行渐远。我企图抓住他们曾经鲜活的过往，却见他们的影像在时光中淡去，

支离破碎，惟有隐约耳语声轻唱：

“宁有故人，可以相忘，曾不中心卷藏？宁有故人，可以相忘，曾不睠怀畴曩？我尝与子乘兴翱翔，采菊白云之乡。载驰载驱徵逐踉跄，怎不依依既往？我尝与子荡桨横塘，清流浩浩汤汤，永朝永夕容与

我始终弄不明白，外公是怎么得到那个漆木匣子，而又是谁将画交托给他的，是周裳？还是林实？外公一辈子，等的就是那个“失踪”了的林将军重返故园么？他的等待，难道仅仅是对往事的缅怀与深深的追思？

2008年，在外地工作的我重返木棉岛，林家园已完全淹没于荒草藤蔓之中。听说，不久之后，木棉岛政府将出资修复一些有碍瞻观的无主荒院并出租，以租养院，以恢复岛上旧貌，林家园亦在名单之列。当新的园子建成，又有谁能记得故园往事？又将谁将成为它的新主人呢？……